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五百九十九

史部

十國春秋卷三十三

檢討吳任臣撰

南唐十九

列傳

僧休復

僧無殷

僧緣德

木平和尚

僧應之

僧文益

僧深

僧慧朗

僧智明

行因禪師

僧清稟

僧行言

僧智筠

僧文遂

僧匡逸

僧守訥

僧玄寂

小長老

僧休復北海王氏子也幼出家十九納戒烈祖創清涼道場延居之保大元年十月朔致書辭元宗取三日夜子時入滅元宗令本院至時擊鐘及期衆集休復端坐警衆曰無棄光影語絕而逝時元宗聞鐘聲登高臺遙禮深加哀慕收舍利建塔焉

僧無殷福州人俗姓吳氏七歲從雪峰出家後往吉州禾山學徒雲集元宗召而問曰師從何處來無殷曰禾

山來曰山在甚處無殷曰人來朝鳳闕山岳不曾移元
宗重之詔居東都祥光院復乞入山以翠巖棲止焉建
隆元年卒諡法性禪師

僧緣德臨安人俗姓黃氏少事東山勤公薙髮為沙門
已而至襄州清谿修道久之住洪州上藍精舍會宋齊
丘至衆僧趨迎緣德閱經自若齊丘傍立睨之緣德不
甚顧齊丘問上座看甚經緣德舉示之齊丘異焉歷請
住舍利幽谷雙嶺諸刹緣德去留所至顏然默坐而學

徒自成規矩平生著一衲裙以繩貫其褶處夜申其裙
以為衾後主聞其名召入禁中問佛法大意勅建寺於
廬山宋師南侵胡則據守江州宋將曹翰部曲度江入
寺僧皆驚走緣德正坐如平時翰至不起不揖翰怒呵
曰長老不聞殺人不眨眼將軍乎緣德熟視曰汝安知
有不懼生死和尚邪翰大奇之曰禪者何故而散緣德
曰擊鼓自集翰命裨校擊之僧無至者翰曰不至何也
緣德曰公有殺心故爾乃自起擊之僧人咸集翰再拜

問決勝之策曰非禪者所知也太平興國二年十月七日登堂曰脫離世緣乃在今日屬門人累青石為塔曰它日塔作紅色吾再至也言訖而逝諡道濟禪師

木平和尚保大中至金陵知人禍福死生所言多中元宗召見于百尺樓木平指樓曰此宜望火初不喻其意及淮甸交兵龍安山置烽堠應江北常登樓以觀動靜其言遂驗又慶王尚幼元宗問壽命幾何木平曰郎君聰明智哲預知九十年事遂書九十二字予之後慶王

薨得年十九其書九十而繼以乙字者乃乙其九十而

為十九也

南唐近事載木平云壽當七十是歲疾終年十七蓋反語以對之也今從南唐書

一

云木平見元宗時掛木餅於杖頭忽引餅自蔽元宗不能見後為置寺宮側遂名木餅寺云

僧應之本王姓其先閩人也。能文章習柳氏筆法以善書冠江左。初舉進士一黜于有司。投冊罵曰。吾不能以區區章句取程于庸人。遂削髮為浮屠。保大中賜紫命寫楞嚴經。既成。上之。元宗曰。是深得公權之法者也。

缺

書名由是益振遷右街僧錄固辭求居奉先禪院許之應之多著述尤喜音律嘗以讚禮之文寓諸樂譜其聲少下而終歸梵音讚念協律自應之始

僧文益餘杭魯氏子也七歲依睦州僧全偉落髮已而旁通儒典又詣明州希覺聽講釋書希覺曰我門之游夏也元宗重其人延住報恩院賜號淨慧禪師嘗有獻畫障子者文益問曰汝是手巧心巧曰心巧文益曰誰是汝心其人默然無對隨機善誘皆此類也保大末政

亂國危上下不以為意文益因觀牡丹獻偈以諷曰髮
從今日白花是去年紅何須待零落然後始知空元宗

頗悟其意交泰元年得疾元宗親加禮問未幾薨髮澡
身跏趺而逝顏貌如生年七十四公卿以下素服奉全
身于江寧縣丹陽起塔謚大法眼禪師塔曰無相後主

命文益弟子行言為導師開法再謚文益曰大智藏大

導師

案五代史補載僧謙光素有才辨飲酒茹葷不殊
于衆嘗與國主對食從容語及釋氏果報因問吾

師亦有志願否謙光對曰但得鶩生四足鰲加兩裙願
足矣或以為謙光即文益也疑文益不應有此事姑識

此于

僧深居金陵說法元宗嘗置綵一篋劍一具謂深及文
益曰高座若問答得當賜雜綵否則賜劍文益升座深
曰今日奉勅叅問師還許不文益曰許深曰鷄子過新
羅捧綵便行一日同智明過淮見漁人布網有魚從網
出者深曰此却與衲僧相似智明曰爭如當時不入網
羅深曰公少悟矣智明至中夜方省

僧慧朗居廬山化城寺宋齊丘常請開堂說法一時稱

為法眼宗高座

僧智明住金陵清涼禪院後主延之登座有僧問言句盡落方便不落方便智明曰國主在此不敢無禮其玄機多如此

行因禪師居廬山佛手巖學道後主禮重之詔居棲賢寺一夕大雪忽逃歸舊隱托巖立化

僧清稟泉州人常叅雲門印悟後主迎居光睦未幾召入澄心堂集諸方語要凡十年出住瑞州之洞山

僧行言泉州人後主建報慈院令行言大闡宗風會衆二千餘人署號曰玄覺導師行言升堂有云示生非生應滅非滅生滅洞已乃曰真常又曰言假則影散千途論真則一空絕迹皆為見道之言

僧智筠河中王氏子也精通禪理初住棲賢後主創淨德院于金陵延居之署號曰達觀禪師常曰吾不能投身巖谷滅迹市塵而出入禁庭以重煩世主吾之過也屢請還山後主錫以五峰棲玄禪院

僧文遂杭州人本陸姓嘗為楞嚴經註釋就謁于師文
益述已所業文益曰楞嚴豈不有八還義邪文遂曰然
曰明還何處對曰明還日輪曰日還何處文遂愀然無
對文益戒令焚所註之文自是始忘知解禪學日進後
主署雷音覺海大導師

僧匡逸明州人為文益高座弟子後主詔居金陵報恩
院署號凝密禪師

僧守訥字妙空嗣法于雪峰住嘉佑禪院後主時三詔

不起國人高之

僧玄寂姓高氏故唐節度使駢族子也弃家祝髮博極
羣書善講說而脱畧跌宕無日不醉嘗自號為酒禿云
後主召講華嚴梵行一品賚金帛甚厚玄寂即日盡送
酒家日夜劇飲醉則從小兒數十浩歌道中歌曰酒禿
酒禿何榮何辱但見衣冠成古丘不見江河變陵谷一
日醉死石子岡

小長老者淮北僧也或云即江南江氏子

宋咸笑談錄
云李煜有國

日樊若水與江氏子共謀江年少而黠時李主重佛法
即削髮投法眼禪師為弟子隨逐出入禁苑因遂得幸
法眼示寂代其住持建康清涼寺號曰小長老凡國中
虛實盡得之先令若水走闕下獻下江南之策江為內
應又鄭毅夫江氏書目云江氏名正字元叔江南人太
祖時同樊若水獻策取李氏又龍衮江南野史云北朝
間後主崇奉釋氏陰選少年有經業口辨
往化之號為小長老其說不同如此

自言慕化遠

至朝夕入論六根四諦之說後主大喜謂之一佛出世
身被紅羅銷金衣後主誚其大奢答曰陛下不讀華嚴
經寧知佛富貴乎因說後主廣施梵刹又請於牛頭山
大起蘭若廣聚僧徒日設齋饌食有不盡者明日再具

謂之折倒識者謂折倒乃敗徵也金陵被圍後主召小
長老問禍福對曰臣當以佛力禦之乃登城大呼周回
數四後主令僧俗軍士念救苦菩薩滿城沸涌未幾四
面矢石交下復召小長老麾之稱疾不起始疑其誕遂
鳩殺之

按揮塵後錄引笑談錄云其後李主既俘各命以官江後累典名州家于安陸據此則所鳩者

非真又以計免歸來也

先是淨德尼院凡八十餘人皆宮人入道

者都城將陷亦積薪于院庭後主與約曰如有不虞宮
中舉火為應吾與汝輩俱焚死及保儀黃氏燔積書于

宮淨德院遙望見烟燄遂藝積薪赴火死無一人肯脫者時城中有僧千人數表乞披堅執銳以死國難後主不許初後主與周后酷信浮屠法僧帽緘衣課誦釋典親削僧徒廁簡試之以頗少有芒刺則加以修治兩手常作佛印而行募道士為僧者予二金僧人犯姦者令禮佛百拜便釋之由是姦濫公行無所禁止都郡斷死刑必先期奏牘幸遇齋日則於宮內對燃佛燈以達旦為驗謂之命燈火滅則依法不滅則貸死富商大賈犯

法者往往厚賂左右輒續其燈獲免者甚多

羅泌路史云釋有所

謂造天地經云儒童菩薩號曰孔丘今溧水縣南七十五里有儒童寺者本孔子祠唐景福二年遂以爲孔子寺以孔子適楚經此南唐改曰儒童寺故予常謂江南之亡非文之罪用浮屠之過

十國春秋卷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十六百

史部

十國春秋卷三十四

檢討吳任臣撰

南唐二十

列傳

王栖霞

陳允升

史守冲

譚峭

潘辰

陳曙

許堅

聶紹元

耿先生

楊保宗

王栖霞一名敬真字玄隱生于齊魯七歲以神童及第

天祐時避亂南渡從道士聶師道傳道法已又居茅山
從鄧啟遐受大洞經訣烈祖輔吳召至金陵館于玄真
觀昇元初加金印紫綬賜號元博大師表請還山詔不
允又加號真素先生時烈祖餌史守冲丹藥頗躁急暴
怒一日問棲霞曰何道可致太平對曰王者治心治身
乃治家國今陛下尚未能去饑嗔飽喜何論太平元敬
皇后自簾中聞之歎為至言栖霞嘗建醮上章烈祖命
築壇達之辭曰國用方乏何暇及此俟焚章不化當徐

請耳凡烈祖所賜予悉不受保大元年四月卒年六十
二賻錢二十萬奉冠劍歸塋雷平山徐鉉撰碑

陳允升饒州人也時人謂之陳百年少而靜默好道家
世弋獵允升獨不食其肉亦不與人交言十歲詣龍虎
山入道棲隱深邃罕覩其面天祐末有人見允升於撫
州麻姑山計其去家七十年矣而顏貌如初刺史危全
諷素知其異迎置郡中獨處一室時忽失之嘗燕坐全
諷謂之曰豐城橘美頗思之允升曰方有一船橘泊牢

城港今為取之港距城十五里少選便還提一布囊可
數百顆因共食之全諷有姻禮市黃金郡中不足輒呵
責其下允升曰無怒第取厚紙以藥塗之投火中皆成
黃金後全諷與吳師戰允升去之曰慎勿入口中全諷
不悟果敗于象牙潭昇元時允升猶往來撫州山中不
知所終

史守冲不知何許人烈祖嘗夢得神丹既覺語左右欲
物色之而守冲適詣宮門獻丹方潘宸亦以方繼進烈

祖皆神之以為僊人使煉金石為丹服之多暴怒羣臣
奏事往往厲聲色詰讓嘗以其藥賜李建勲建勲乘間
言臣服甫數日已覺炎躁豈可常進哉烈祖曰孤服之
已久寧有是事俄而疽發遂至大漸臨終謂元宗曰吾
服金石求長年今反若此汝宜以為戒也

譚峭字景升故唐國子司農洙之子也洙訓以進士業
而峭酷好黃老書師嵩山道士十餘年得辟穀養氣之

術

沈汾續仙傳載峭謂父曰茅君昔為人子亦辭父學仙今峭慕之冀其有益

夏則服烏裘

冬則綠布衫或臥於風雪中經日人謂已斃視之氣騰騰然久之煉丹南嶽成能入水火隱形不見因躡屩遊三茅山道過金陵見宋齊丘有仙骨雖溺機智而異於衆人出所著化書授齊丘曰是書之化其道無窮曷序而流于後

世齊丘遂奪而傳之

一云齊丘利其書虛峭以酒醉而縫以革囊投諸深淵有漁人剖之

峭齋睡正濃呼問曰我譚景昇也齊丘奪我化書沉我于淵化書已行吾不復人世矣吾睡囊中得大休歇○又五色線載譚峭詩有蓬萊信道無多地只在譚生拄杖前云云

後入青城山仙去

潘辰者大理評事鵬之子也

馬陸南唐書俱不言辰為潘鵬子今從江淮異人錄

少居和州樵採雞籠山以養其親嘗過江至金陵泊舟
秦淮口有老父求同載宸敬其老許之時大雪宸市酒
與同飲及江中流酒盡老父解巾於髻中取小葫蘆子
傾之極飲不竭宸驚益敬之至岸老父謂宸曰子事親
孝復有道氣可教也乃授以遁術宸由是往來江淮間
屢著奇異自稱野客世或號為潘仙人能置水銀于手
中掬之即成白金嘗入人家見池有落葉甚多謂主人
曰此可為戲令漉取之散于地隨葉大小皆為魚更弃

于水葉復如故又能覆本誦所未曾見書或束而緘之

其間點竄塗乙悉能知之無誤

江淮異人錄云有蒯亮者嘗至所親家同坐者

數人見床過于門主人召之因謂床曰請先生出一術以娛賓床顧見門有鐵砧乃出一小刀子細細切之至盡既而合聚之砧復如初又于袖出一幅舊方巾謂人曰勿輕此非一人有急不從余假之也乃舉以蔽面退行數步則常依海州刺史鄭匡國

金陵志作鄭匡圖

不甚見禮

館之馬廐旁一日從匡國獵近郊匡國妻行至廐中因視床所居四壁蕭然葦席竹筥而已發筥觀二錫丸亦頗怪之床歸檢視大驚曰何物婦人觸吾劍賴吾攝其

光芒不然身首殊矣或以告匡國匡國竦然曰劔客也
求學其術扈曰姑一試之乃俱至靜院探懷出二錫丸
置于掌俄而氣出指端如二白虹旋繞匡國頸錚然有
聲匡國汗下如雨曰先生之術神矣觀止矣扈笑引手
收之復為錫丸匡國表薦于烈祖且獻丹方召居紫極
宮數年卒扈臨歿上言乞桐棺塋近地後當尸解烈祖
從之使中貴人護塋于金波園保大中元宗發冢觀之
迄無異焉

陳曙蘄州善壇觀道士也

案南唐書唐餘紀傳以曙為蜀嘗舉進士唐末避地淮南

多遜于蘄州山中今從江淮異人錄

人謂為百歲實亦不知其年步行日

數百里鄉人有會集或祭神曙不待召而至醉飽乃辭去由是人多虛席設醴以俟之同日或至數家舍中惟一榻素書數卷與蛇虎雜居不設窓戶雨雪滿室亦自若人有乘其出往闕之者曙必自外來凡數十年顏鬢不少異烈祖聞而召之使者未至忽歎息曰我老矣何益於國而枉見召後數日使者再召之竟不行

南唐書云元宗

命中書舍人高
越召之不肯起

保大中常至夜獨焚香於庭仰天拜祝

退而慟哭俄而淮上兵興人以為預知也後過江居永

興景星廢觀邑人罕有見者

南唐書云後徙居
鄂渚及洪之西山

及卒數

日方棺斂而徧體發汗焉

許堅失其家世或云晉長史穆之裔也形怪而陋嘗往

來雲泉寺所居地重巒喬木人號小蔣山堅喜作詩夢

中多吟詠詩句旦則負一布囊遊廬阜白鹿洞茅山九

華間性嗜魚輒炙之火上不去鱗而食每和中帶入溪

澗中浴出而嘆之或問其故堅言天象昭布晝日亦常
參列其可裸程乎堅有異術太虛觀有池堅放所炙魚
于池中頃之化生魚逝去保大時以異人召堅恥其名
不起嘗題幽栖觀云仙翁上昇去丹井寄晴壑山色接
天台湖光照寥廓玉洞絕無人老檜猶栖鶴我欲掣青
蛇他時冲碧落居數年至陽羨人不之識一日涉西津
凌波澗步若平地然衆莫不神之素與樊若水友善若
水北渡後轉輓江南遇堅于簡寂觀勉之以仕堅默然

不答後不知所在

聶紹元字伯祖母程有娠夢天人指其腹曰此子當證
道果及生而穎達有異羣兒長好書史尤精老莊文列
一日詣金陵師道士高朗昭受戒籙是夕夢入一城有
朱衣者凭几謂紹元曰此司錄之所也可自閱籍籍云
聶紹元十八入道二十授上清畢法二十六又往南岳
遂掩卷而寤久之還問政山築室以居自號無名子
名草時後主酷好浮屠學黃冠輩多落鬚髮以趣之紹
堂記

作無

元上疏切諫居無何病卒卒之日四鶴集于屋又神光從空而下望見者疑為火所焚是日有人見紹元與三道士衣緋綠乘馬從者數十輩南去紹元回首曰吾往南嶽矣嘗撰宗性論修真秘訣學士徐鉉徐鉉見之稱歎曰吳筠施肩吾無以加焉

耿先生者軍大校耿謙女也

南唐書云父雲軍大校今從江淮異人錄

少而

明慧有姿色頗好書善畫稍為詩往往有佳句雅通黃白之術能拘制鬼魅奇瑰恍惚莫知其所由來

史外小錄云得

道士鄉
仙翁

已而為女道士自稱天自在山人保大中因宋

齊丘以入宮元宗處之別院號曰先生常被碧霞帔精

采卓異言辭調暢手如鳥爪

南唐書云
玉貌鳥爪

不利用飲食皆

仰于人復不喜行宮中使人抱持之間題詩牆壁又自

稱比大先生或云其比於天也元宗暇時從容問黃白

事已試之皆驗顧謂耿曰此皆因火成之苟不須火其

能成乎耿曰亦可元宗乃取水銀以唾紙重複裹之題

封甚密耿先納於懷中良久忽若裂帛聲元宗起視題

處如舊發之已為銀矣又嘗大雪擁鑪索金盆貯雪耿
取雪削之為銀錠狀投熾炭中過食頃乃持以出赫然
洞赤置之于地爛然盡白錠也而刀迹具在

南唐書云
指痕猶在

反視其下若垂酥滴乳之狀蓋初為火所融釋也於是
耿所作雪銀甚多元宗誕日每作器用以為壽又嘗見
宮婢持糞埽謂元宗曰此物可惜勿令棄去取置鎗中
烹煉少選皆成白金開寶中金陵內庫猶有耿先生糞
壤銀也元宗嘗購真珠數升欲得圓者耿曰易致也就

取小麥以銀釜燭之皆成圓珠光彩奪目大食國進龍

腦油

鄭文寶耿先生傳云南海常貢奇物有薔薇水龍腦漿上寶寶之以龍腦調酒服香氣連日亦以賜

近臣元宗秘惜耿視之曰此未為佳者迺以夾縑囊貯白

龍腦數斤懸之有頃瀝液如注香味愈於所進未幾得

幸元宗有娠謂左右曰我子非常產時當有異一夕雷

電繞室大雨傾澍及霽娠已失矣元宗驚問之對曰夜

來雷電中生子已為神物將去久之宮中忽失宋太后

所在耿亦隱去幾月餘中外大駭有告者云在都城外

二十里方山寶華宮元宗亟命齊王景達往迎太后見
與數道士方酣飲乃迎還宮道士皆誅死耿亦不復得
入宮或言其往來江淮賣藥于市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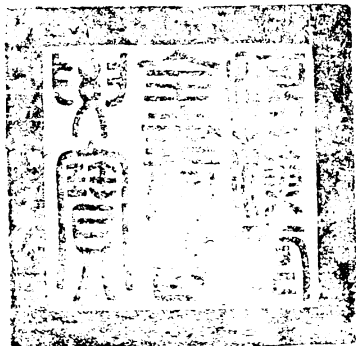
一云徐國太者幼得仙術先與烈祖

往來後烈祖即位取入宮以其同姓不復納之因稱之
曰國太耿先生入宮時國太猶在年裁五十許後挾宋
太后至寶華宮與羣道士飲元宗大索迎
太后歸自是太后苦中疾然不數年而殂

楊保宗不知何許人自幼爽秀及笄許聘矣忽有感悟
遂乞為女道士入廬山棲于上霄峰崇善觀却粒煉形
頓忘塵念時以丹藥符籙救人疾苦元宗聞之特召赴

闕廷入禁中命妃嬪樂道者見之捨金錢千萬令新其
字仍賜觀額勅尚書郎韓熙載撰記又賜保宗紫衣詔
臣下作詩送之保宗年已老而色如孺子既歿容貌如
生舉棺甚輕人以為尸解

十國春秋卷三十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朱攸

謄錄監生臣沈元錡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十國春秋卷三十五

六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六百一


史部

十國春秋卷三十五

檢討吳任臣撰

前蜀一

高祖本紀上

高祖姓王名建字光圖許州舞陽人也為人隆眉廣額

龍睛虎視機略拳勇出於流輩先世故為餅師建少年無賴以屠牛盜驢販私鹽為事里人謂之賊王八嘗葬父發地數尺而瘞棺輒躍出有神人語之曰此天子地

汝小民何容卜葬建不聽竟葬之棺復躍出如是者三

乃克葬未幾被罪繫許昌獄吏縱之去亡匿武當山遇

僧處洪以相術竒建曰子骨法甚貴盍從軍自求豹變

建感其言因隸軍於忠武久之節度使杜審權拔為列

校從討王仙芝有功會建所乘馬死剖之得一小蛇於

心間私自異之

五國故事云建為忠武軍部將討尚君長於山東力戰馬斃剖之得蛇於馬腹

由是自負今從蜀檮机

黃巢陷長安唐僖宗走成都忠武軍將鹿

晏弘以兵八千屬監軍楊復光討賊巢敗走復光以其

兵為八都都將將千人建與晏弘皆為一都頭

通鑑云
楊復光

溘酒為盟分忠武軍八千人為八都遣牙將鹿晏弘晉
暉王建韓建張造李師泰龐從等八人將之復光帥之
以擊朱溫敗之遂克鄧州○十國紀年日上云八
都而下止有七人姓名其一人諸書不可見故也復光

死晏弘率八都兵西迎僖宗于蜀所過剽略行至興元

逐節度使牛勗

一作
牛叢

自稱留後以建等領屬州刺史時

中和三年十二月也明年建與晉暉韓建張造李師泰
等各率一都赴行在僖宗得之大喜以屬十軍觀軍容
使田令孜令孜養建等為假子賜與巨萬拜諸衛將軍

號隨駕五都冬十一月唐遣禁兵討晏弘晏弘棄興元
轉掠襄鄧還據許州詔遂以為忠武節度使光啓元年
僖宗還長安使建與晉暉等將神策軍宿衛會河中王
重榮與令孜爭鹽池重榮召晉兵犯京師僖宗復出奔
鳳翔二年春三月移幸興元以建為清道斬斫使負玉
璽以從行至當塗驛李昌符等焚棧道棧道幾斷建控
僖宗馬冒煙焰中過宿坂下僖宗枕建膝寢既覺涕泣
解御袍賜之曰以其有淚痕也賜以金券及至興元命

建遙領壁州刺史故事將帥無遙領州鎮者實自建為始云是時令孜以天子播越由已致之懼且得罪西川節度使陳敬瑄令孜同母弟也令孜因求為西川監軍薦樞密使楊復恭代為觀軍容使頃之復恭斥令孜之

黨出建為利州刺史

蜀檮杌作防禦使今從通鑑又五代史云建攻利州刺史王珙棄城

走與此

略異三年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忌建驍勇數數

召建往建不從乃召集亡命及溪洞彞落有衆八千人

沿嘉陵江而下以襲閬州逐其刺史楊茂實

五代史作執其刺史

楊行遷蜀檇杭云攻陷閬州殺楊行遷今從通鑑

自稱防禦使守亮寢不能制

牙將張虔裕說建曰公乘天子微弱專據方州若唐室復興公無種矣宜遣使奉表天子仗大義以行師事無不濟部將綦毋諫亦說建養士愛民以觀天下之變建皆嘉納之會東川節度使顧彥朗與建相親敬瑄恐其相暱也謀於令孜令孜曰王八吾兒也以一介召之可置麾下乃折簡招建曰中原多故惟三蜀可以偷安陳公恢廓無疑吾父子輔之萬全必矣建聞命大喜因至

梓州謂彥朗曰十軍阿父召我我欲至成都見陳公以
求一鎮即以其家屬託彥朗選精兵二千與從子宗鑑
假子宗瑤宗弼宗侃宗弁等馳之成都行至鹿頭關西
川叅謀李乂謂敬瑄曰王建虎也奈何延之入室

蜀檮
机載

李乂曰建今之姦雄狼顧久矣必不為人下若為將校亦非公之利今從通鑑敬瑄悟亟遣人

止之且增修守備建大怒破關而進敗漢州刺史張頊
於綿竹遂取漢州彥朗聞之出兵相助列軍于學射山
敬瑄命偏將句惟立逆戰建擊敗之於蠶北又拔德陽

敬瑄遣使來讓對曰十軍阿父召我未及門而拒之重
為顧公所疑退無歸矣令孜登樓慰諭建與諸將截髮
羅拜曰今既無歸且辭阿父作賊是時彥朗以其弟彥
暉為漢州刺史發兵助攻成都三日不克而退還屯漢
州敬瑄告難于朝僖宗命中使和解之又令李茂貞以
書來諭皆不從文德元年春三月建將兵攻彭州敬瑄
救之乃解還于是大掠西川十二州皆被其患是月昭
宗即位建與敬瑄方相攻貢賦中絕建謂部將曰吾在

軍中久觀用兵者不依天子之重則衆心易離今不若
疏敬瑄之罪表請朝廷命大臣為帥而佐之則功庶可
成乃使周庠草表請討敬瑄以贖罪因求邛州而彥朗
亦表請赦建罪移敬瑄它鎮以靖兩川昭宗新立方憤
藩鎮多跋扈會得奏夏六月以韋昭度兼中書令克西
川節度使兼兩川招撫制置等使

蜀檮杌云乃詔宰相
常昭度為成都尹今

從通鑑

徵敬瑄為龍武統軍敬瑄益治兵講武治黃頭軍

三都是時建軍新都綿竹土豪何義陽安仁費思勲等

所在擁兵自保衆或萬人少者千人建遣假子宗瑤說之稍稍率衆來附給以資糧建軍復振秋七月昭度至成都備旌節于城下敬瑄不受代昭度謂之曰新使在此何閉門為敬瑄令左右詬城下曰有鐵券具在寧可

違先帝命乎

費著器物譜曰敬瑄券文承旨樂明龜作其畧曰烹巨鼃者鼎大於滄海斬長鯨者

劍倚於青天既立異勛克膺殊寵李晟免其十死子儀成其九功鎮以金鏞賜其鐵券又田令孜券文畧曰人臣之績古今莫儔爵位不足以答元勲竹帛不足以紀大節式遵盛典用表殊庸宣賜駱谷扈從定難中興社稷功臣仍恕十死敬瑄以中和三年冬十二月丁亥唐十月受賜令孜以四年十一月受賜

署常昭度為行營招討使以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
副之東川節度使顧彥朗為行軍司馬割邛蜀黎雅置
永平軍拜建節度使治邛州充行營諸軍都指揮使

蜀
擣

執云建發兵於劍門敬瑄不受代昭度於城東置行府
以建為衙內都指揮使今從錦里耆舊傳及通鑑

以討敬瑄戊子削敬瑄官爵龍紀元年春正月戊申建
大破眉州刺史山行章於新繁鹵獲萬餘人橫尸四十
里行章僅以身免先是田令孜以故將楊晟假威戎節
度使使守彭州建再攻彭州敬瑄遣行章將兵五萬屯

新繁以救之至是戰敗晟亦懼從屯三交敬瑄復發兵

七萬益行章與建相持濠陽百餘日

錦里耆舊傳載是年五月三郊軍敗

退歸府城王司徒據漢州城出軍把斷北路又
彌牟鎮下先鋒寨新都縣下中軍寨今從通鑑

冬十二

月甲子建敗行章及西川騎將宋行能於廣都行能奔

還成都行章退守眉州壬申請降于建大順元年春正

月壬寅建攻邛州敬瑄遣其將楊儒助刺史毛相守之

未幾儒來降建錄以為子更其姓名曰王宗儒乙巳建

留永平節度判官張琳為邛南招安使引兵還成都敬

瑄分兵布寨於犀浦郫導江等縣發城中民戶一丁晝則穿壕運石夜則登城擊柝唐行營招討使常昭度營於唐橋

鑑戒錄云昭度於城南荷聖寺置行府

建營於東閭門外建事昭

度甚謹辛亥簡州將杜有遷執刺史負虔嵩來降建以有遷知州事二月己未資州將侯元綽執刺史楊戡來降建以元綽知州事夏四月乙丑敬瑄遣蜀州刺史任從海將兵二萬救邛州戰敗欲以蜀州來附敬瑄殺之以徐公鉢代為蜀州刺史丙寅嘉州刺史朱實舉州來

降丙子夔道土豪文武堅執戎州刺史謝承恩來降六

月丁巳茂州刺史李繼昌帥衆救成都己未建擊斬之

辛酉資簡都制置應援使謝從本殺雅州刺史張承簡

舉城來降秋八月建退屯漢州九月邛州食盡刺史毛

湘謂都知兵馬使任可知曰吾不忍負田軍容吏民何

罪爾可持吾頭歸建也壬戌可知斬湘及二子來降甲

戌建持永平旌節入邛州以張琳知留後冬十月建引

兵還成都蜀州將李行周逐徐公鉢舉城來降二年春

二月唐以韋昭度討陳敬瑄三年不克且聚諸道兵十餘萬饋運不繼議欲息兵三月乙亥制復敬瑄官爵

十國

紀年作二月乙巳今從通鑑

令建與顧彥朗各帥衆歸鎮是時敬瑄

置徵督院括富民財以供軍逼以桎梏捶楚民不聊生又城中乏食民有潛入行營販米入城者截筒徑寸半深五分每筒百餘錢餓殍狼藉死者相繼軍民彊弱相陵將吏斬之勿能禁乃更為斷腰邪劈酷法而為者不止民多謀出降敬瑄悉捕其族黨殺之至是建見罷兵

制書曰大功垂成柰何棄之因密謀于幕僚周庠庠力
勸建請常公還朝獨取成都克而有之上策也建遂表
稱陳敬瑄田令孜罪不可赦願畢命以圖成功

十國紀年載是

年四月朝議以建不奉詔而不能制更授西川行營
招討制置使按此命蓋在昭度還朝之後也今不從昭

度無如之何建乘間說昭度曰公以數萬之衆困兩川
之人而師久無功罪將安歸且唐室多故東方諸鎮迭
相吞噬兵接都畿真腹心之疾也相公當歸相天子靜
中原以固根本敬瑄疥癬耳責建可辦此西蠻之國不

足以留公昭度遲疑未決庚子建陰令東川將唐友通

等擒昭度親吏駱保

錦里耆舊傳作駱別鶴北夢瑣言作駱志今從五代史蜀檮杌

蒼

頭保祿於軍門鬻而食之建入白曰軍士饑須此為食

爾

一云誣其盜軍糧

昭度大恐遽留符節與建牒建知三使留

後兼行營招討使即日東還建送至新都跪觴馬前泣拜而別昭度方去建即以兵扼劍門兩川由是阻絕建還攻成都環城烽塹亘五十里有狗屠王鷄者請詐得罪亡入城中見敬瑄令攷謬言建兵罷食盡將遁去已

而鬻茶於市又陰為吏民稱建英武軍勢彊盛由是敬
瑄等懈於守備而衆心多危懼秋八月建攻敬瑄甚急
顧謂牙將韓武曰城破我與公遁為節度使武等益力
戰敬瑄出兵輒敗時威武節度使楊晟數饋以餼建
乃分兵據新都彭州道絕辛丑令孜登城呼建曰老夫
與八哥相厚何嫌而至此建曰軍容父子之恩心何可
忘然兵討不受代者天子命也太師改圖建復何求于
是令孜夜入建軍以節度觀察印牌授建建泣謝請為

父子如初壬寅敬瑄開門出迎癸卯建入城自稱西川

留後安撫軍人百姓放敬瑄歸花林坊宅令孜歸碧雞

坊宅已而表敬瑄子陶為雅州刺史以令孜為監軍使

敬瑄隨陶之官癸丑分遣士卒就食諸州敬瑄將佐有

器幹者建皆禮而用之九月東川節度使顧彥朗卒軍

中推其弟彥暉知留後冬十月癸未唐遣少師薛廷珪

命建為檢校司徒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

度事管内觀察處置雲南八國招撫等使

通鑑作西川
節度使今從

五代史及蜀檣机

甲申廢永平軍建既得西川留心政事容納

直言好施樂士謙恭簡素用人各盡其才然多忌好殺

諸將有功名者多因事誅之十二月唐以顧彥暉為東

川節度使遣中使宋道弼賜旌節楊守亮令綿州刺史

楊守厚

五代史作常厚今從通鑑

囚道弼以攻梓州癸卯彥暉求救

于建甲辰建遣華洪李簡王宗侃王宗弼討守厚自彥

朗死建欲圖并東川而未有以發及洪等行密戒曰兵

已破守厚彥暉必出犒師汝曹於行營報宴挾與俱來

無煩吾再舉也宗侃破守厚七砦守厚走歸綿州以唐
旌節還道弼而出之彥暉已得節具犒禮諸將報宴會
宗弼以建謀洩之彥暉彥暉辭疾不出建計不得發而
圖彥暉之心愈益迫矣景福元年威武節度使楊晟與
楊守亮等約興兵來攻二月丁丑晟出兵掠新繁漢州
之境使其將呂堯將兵二千會楊守厚攻梓州建遣行
營都指揮使李簡擊堯斬之辛丑建遣族子嘉州刺史
宗裕雅州刺史王宗侃威信都指揮使華洪茂州刺史

王宗瑤將兵五萬攻彭州晟逆戰而敗宗裕等圍之守
亮遣其將符昭救晟徑趨成都營三學山建亟召洪還
洪疾驅而至後軍尚未集以數百人夜去昭營數里多
擊更鼓昭以為建軍大至引兵宵遁三月守亮假子左
神策勇勝三都都指揮使楊子實子遷子釗自渠州引
兵救晟子實等知守亮必敗壬子帥衆二萬來降是月
晟遺楊守貞楊守忠楊守厚書使攻東川以解彭城之
圍守貞等從之時神策督將竇行實戍梓州守厚密誘

之為內應及守厚至涪城行實事泄顧彥暉斬之守厚

遂遁去俄守貞守忠軍至無所歸盤桓綿劍間建遣親

校吉諫襲守厚破之癸亥李簡邀守忠於鍾陽斬獲三

千餘人夏四月簡又破守厚於銅鉞斬獲三千餘人降

萬五百人守忠守厚皆走秋八月辛丑李茂貞攻拔興

元楊復恭楊守亮楊守信楊守貞楊守忠滿存奔閬州

冬十二月壬午建遣華洪擊守亮于閬州破之是歲陳

敬瑄同子陶自雅州罷歸寓居新津以一縣租賦贍焉

二年春正月東川留後顧彥暉既與建有隙李茂貞欲撫之請唐更賜彥暉節唐詔彥暉為東川節度使茂貞又奏遣知興元府事李繼密救梓州未幾建軍敗東川鳳翔之兵於利州彥暉求和請與茂貞絕二月甲戌唐加建同平章事建屢請殺陳敬瑄田令孜昭宗不許夏四月乙亥建使人告敬瑄謀作亂殺之新津又告令孜通鳳翔書下獄死

蜀檮杌云敬瑄廢處雅州以其子為刺史既行建遣殺于三江令孜仍監

其軍復以令孜陰附鳳翔擒下獄餓死錦里耆舊傳曰景福元年春有詔貶田令孜授湖南監軍陳敬瑄于雅

州安置王司徒慮其生變繼令攷于府城
斬敬瑄于新津具表疏其惡今從通鑑

乾寧元年夏

五月建久攻彭州不下城中人相食

錦里耆舊傳云彭城內窘蹙初年米

每斗五千第二年十三年糧盡百姓遞相啗食

彭州内外都指揮使趙章出

降建用王先成言築龍尾道屬于女墻丙子建兵登城

楊晟猶帥衆力戰刁子都虞候王茂權斬之

錦里耆舊傳五月庚

申楊晟自刎城門開今從通鑑又錦里耆舊傳云自景福元年五月二十日圍城至三年五月二十三日首尾

三年獲彭州馬步使安師建建欲使為將師建泣謝曰師

建誓與楊司徒同生死不忍復戴日月

北夢瑣言師建曰某受楊司徒

提拔不
敢惜死

乃殺之禮葬而祭之更趙章姓名曰王宗勉王

茂權名曰宗訓秋七月綿州刺史楊守厚卒其將常再

榮舉城來降二年春三月建創徵雜稅綾一疋一百文

絹一疋七十文布一疋四十文豬每頭一百文夏五月

三鎮舉兵犯闕

王行瑜李茂貞韓建也

秋九月遣簡州刺史王宗

瑤等將兵往援甲戌軍綿州冬十一月雅州刺史王宗

侃拔利州執刺史李繼顥斬之十二月甲申鳳翔將閻

州防禦使李繼雍蓬州刺史費存渠州刺史陳璠各帥

所部兵來奔建起自利閭親騎軍四百餘人皆拳勇之士
執紫旗各有名號凡戰不利輒麾紫旗以副之莫不披
靡又中軍有隱語劍曰奪命龍刀曰小逡巡槍曰肩二
斧曰鐵熊糜甲曰小斤使弓曰潘尚書弩曰百步王箭
曰飛郎鼓曰聖牛兒鑼曰響八旂曰愁眉錦鐵疾藜曰
冷尖西川一軍紀律精嚴所向無敵時楊晟既死建復
有事于東川表言顧彥暉不發兵赴難而掠奪輜重且
遣瀘州刺史馬敬儒以斷峽路請興兵致討戊子華洪

大破東川兵於楸林斬其將羅璋鹵獲數萬遂拔楸林

寨進圍梓州丙申建攻東川別將王宗弼為東川兵所

擒

九國志曰王宗弼掠地飛鳥為顧彥暉所獲

彥暉畜以為子戊戌通州刺

史李彥昭將兵二千來降三年春正月王宗夔攻拔龍

州殺其刺史田昉閏月丁亥果州刺史張雄來降夏五

月昭宗命宦者袁易簡來梓州和解兩川建雖奉詔還

成都然猶連兵未解時荆南節度使成汭與其將許存

汭江盡取濱江州縣武泰節度使王建肇

歐陽五代史作黔南節度

使王肇分
從通鑑

棄黔中退保豐都存復引兵拔渝涪二州內

以其將趙武為黔州留後存為萬州刺史武數攻豐都

建肇不能守與存皆降于建未幾建更許存姓名曰王

宗播秋八月癸丑唐以建為鳳翔西面行營招討使四

年春二月戊午建遣邛州刺史華洪彭州刺史王宗祐

將兵五萬攻東川以戎州刺史王宗謹為鳳翔西面行

營先鋒使敗鳳翔將李繼徽等於玄武

繼徽本姓楊名崇本李茂貞假

也子庚申建以決雲都知兵馬使王宗侃為應援關峽都

指揮使將兵八千趣渝州決勝都知兵馬使王宗阮為

開江防送進奉使將兵七千趣瀘州辛未宗侃取渝州

降其刺史牟崇厚癸酉宗阮拔瀘州斬其刺史馬敬儒

峽路始通鳳翔將李繼昭救梓州留偏將守劍門王宗

播擊擒之夏四月唐以右諫議大夫李洵判官韋莊為

兩川宣諭使和解顧彥暉及建詔建罷兵五月丙戌建

以節度副使張琳守成都自將兵五萬攻東川更華洪

姓名曰王宗滌六月李茂貞表建侵伐隣封連兵累歲

甲寅唐貶建南州刺史乙卯以覃王嗣周為鳳翔節度

使

一作鄭王

從茂貞為西川節度使癸亥建克梓州南寨執

其將李繼寧丙寅宣諭使李洵等至梓州己巳見建於
張把砦建不奉詔指執旗者曰戰士之情不可奪也建
與彥暉五十餘戰九月癸酉朔遂圍梓州是月茂貞不
受代唐復以建為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冬十月壬子
知遂州侯紹帥衆二萬乙卯知合州王仁威帥衆千人
戊子鳳翔將李繼溥以援兵二千皆降於建建攻梓州

益急初彥暉假子瑤

一作顧彥瑤疑誤

顧城已危謂諸將吏曰

事公當生死以之指其所佩賓鐵劍曰事急而有叛者

當齒此至是城將破庚申彥暉聚宗族將吏及瑤共飲

遣王宗弼自歸于建酒酣命瑤殺已及同飲者瑤然後

自殺城遂陷

錦里耆舊傳作九月平定東川今從通鑑

建入梓州城中兵尚

七萬人乃命王宗綰分兵徇昌普等州以王宗滌為東

川留後於是井有兩川之地十二月壬戌建自梓州還

戊辰至成都是歲南詔蒙隆舜為其臣楊登所弑子舜

化立遣使款黎州修好唐欲報以詔書建曰小彞不足
辱詔臣在西南彼何敢犯塞從之五年春正月唐以兵
部尚書劉崇望同平章事充東川節度使夏五月昭宗
聞宗滌已為東川留後召崇望還仍以宗滌為留後秋
八月甲子唐改是年為光化元年己丑王宗滌言東川
封疆五千里文移往來動踰數月請分遂合瀘渝昌五
州別為一鎮建為表請于朝冬十月丁巳唐詔王宗滌
為東川節度使是歲江濱池魚死者無筭令以車運之

郭外二年夏五月甲午唐詔置武信軍於遂州以遂合等五州隸之六月唐以王宗佶為武信節度使從建請也秋八月建遣決雲軍使田師侶帥三指揮使收獲閬州進克巴蓬壁三州三年春二月庚申唐詔建私門立戟加兼中書令三月移師侶軍鎮渝州夏六月癸亥唐加王宗滌同平章事秋七月甲寅唐命建以西川節度使兼東川武信軍兩道都指揮制置等使是歲賜爵琅琊王光化四年春三月東川節度使王宗滌以疾求代

王表族子馬步使宗裕為留後唐改封王為西平王夏
四月丁丑唐改元天復閏六月道士杜從法以妖妄誘
昌普合三州民作亂王遣王宗黯將兵會東川武信兵
往討未幾龍臺鎮使王宗侃等擊滅之冬十一月韓全
誨等劫唐帝如鳳翔東平王朱全忠引兵至鳳翔問罪
于岐王李茂貞會全誨徵兵于我而全忠亦來乞師王
外修好于全忠罪狀茂貞復陰遣人勸茂貞堅守許以
出兵為援以武信節度使王宗佶前東川節度使王宗

滌等為扈駕指揮使將兵五萬聲言迎駕實襲山南諸州也

天復二年春二月我兵至利州昭武節度使李繼志棄鎮奔鳳翔王以劍州刺史王宗偉為利州制置使三月發舟師一萬五千人以鎖峽口秋八月王宗佺等假道於興元山南西道節度使李繼密

五代史作繼業今從通鑑

遣兵戍

三泉以拒我師辛丑前鋒將王宗播攻之不克退保山寨已而令兵卒曰吾與汝曹決戰取功名不爾死於此遂

破金牛黑水西縣褒城四寨時軍校秦承厚攻西縣矢

貫左目達于右目鏃不出王自舐其創濃潰鏃出宗播

屯兵馬盤寨繼密戰敗奔還漢中我軍乘勝至城下王

宗滌帥衆先登遂克興元繼密請降得兵三萬人馬五

千匹宗滌入屯漢中唐詔宗滌為山南西道節度使是

日王疑宗滌得衆心命親隨馬軍都指揮使唐道襲繼

殺之以指揮使王宗賀權興元留後九月戊申武定節度

使李思敬以洋州來降

亦作拓拔思敬
蓋賜姓李也

冬十月拔興州

以軍使王宗浩為興州刺史王于是并有山南西道是歲大水嘉州漂蕩尤甚

天復三年春正月唐帝還長安王貢茶布等十萬是月唐令所在收捕宦官王殺它囚以應詔于是西川監軍魚全禪致仕樞密使嚴遵美獲全夏四月王出兵秦隴乘岐王茂貞之弱也先是王遣判官韋莊入貢于唐亦修好于梁王金忠至是全忠使押牙王殷報聘王與之宴殷言蜀甲兵誠多但乏馬耳王作色曰當道江山險

阻騎兵無所施然馬亦不乏當共閱之乃集諸州馬大
閱於星宿山官馬八千私馬四千部隊甚整殷大歎服
王以騎將起家故得蜀之後於文黎維茂等州多市蕃
馬十年之間遂及茲數秋八月庚辰唐加王守司徒進
爵蜀王冬十月王乘江陵成汭之變命王宗本為開道
指揮使攻下夔忠萬施四州議者以瞿唐為蜀險要王
乃棄歸峽屯軍夔州于是并有三峽之地以王宗本為
武泰留後徙武泰軍治涪州從宗本請也

天復四年春二月梁王全忠表請唐帝遷都帝遣間使

以御札告難於王

通鑑考異載昭宗賜王建詔云正月二十日朕登樓二十二日東軍兵士

擁脅朕東去云云

王以邛州刺史王宗祐為北路行營指揮使

將兵會鳳翔兵迎車駕至興平遇汴兵不得進而還王

始自用墨制除官言俟車駕還長安表聞夏四月梁王

全忠劫遷唐帝于洛陽閏月唐帝御光政門赦天下改

元天祐王與唐絕而不知故仍稱天復年號五月山南

東道節度使趙匡凝遣水軍攻我夔州知渝州王宗阮

擊敗之萬州刺史張武作鐵絙絕江中流立柵於兩端
謂之曰鎖峽六月王及岐王茂貞李繼徽合兵討朱全
忠全忠拒之河中是時諸將多勸王攻取鳳翔王以問
節度判官馮涇涇曰兵者凶器殘民耗財不可窮也今
梁晉虎爭勢不兩立若併而為一舉兵向蜀雖孔明復
生不能敵也鳳翔蜀之藩蔽不若與之和親結為婚姻
無事則務農訓兵保固疆場有事則覘其機事伺釁而
動可以萬全王曰茂貞雖庸才然有強悍之名與全忠

力爭則不足自守則有餘為吾屏障所利多矣由是與
茂貞結好丙子茂貞遣判官趙鏗來聘為其從子天雄
節度使繼崇乞昏王以女妻之茂貞數求貨及甲兵於
我王皆與焉秋八月朱全忠弑唐帝於椒蘭殿太子柅
即位王率將吏百姓舉哀制服是歲大旱褒梁之境亦
地數千里民有相食者山中竹無巨細皆放花結實民
采之舂米而食賴以存活

天復五年夏五月甲申忠義節度使趙匡凝遣使修好

于我以抗梁王全忠秋八月王遣前山南西道節度使
王宗賀等將兵擊昭信節度使馮行襲於金州行襲時
附全忠也九月丁卯荆南節度使趙匡明為汴兵所逼
帥衆二萬奔城西奔是月王宗賀等所向皆捷丙子馮

行襲棄金州奔均州其將全師朗以城降

李昊蜀書高祖紀作全行

思後主紀林思謬王宗播王承規傳俱作全行宗彙弘志傳又作全行朗新唐書馮行襲傳復作金行全今從十國紀年為全思朗按孟蜀後主實錄云金州招安指揮使全師郁世居金州疑即師朗之族昆弟也

王

更師朗姓名曰王宗朗補金州觀察使割渠巴開三州

以隸之冬十月唐改昭信軍為戎昭軍

唐原置昭信軍于金州是時已

為蜀所有

十一月唐遣告哀使司馬卿來宣昭宗之喪至是

始入蜀境掌書記韋莊為王謀使武定節度使王宗綰
諭之曰蜀將士世受唐恩去歲聞乘輿東遷凡上二十
表皆不報尋有士卒自汴來聞先帝已罹全忠弒逆蜀
將士方日夕枕戈思為先帝報仇不知今茲使來以何
事宜諭舍人宜自圖進退卿乃還是月壬申趙匡明至
成都王以客禮遇之十二月馮行襲復取我金州王宗

朗不能守焚其城邑奔于成都

天復六年秋八月乙酉岐王茂貞遣其子侃為質於我王以侃知彭州冬十月丙戌王始立行臺於成都東向舞蹈號慟稱自大駕東遷制命不通請權立行臺用李

晟鄭畋故事承制封拜仍以榜帖告諭所部藩鎮州縣是時置鎮江軍於忠州領夔忠萬三州

一曰以夔忠萬施四州為屬郡

天復七年春三月唐帝

昭宣帝

禪位于梁夏四月壬戌梁

王全忠更名晃

薛史云時將受禪下教以本名二字異帝王之稱故改名

甲子稱皇

帝改元開平遣使來諭王拒而不納與弘農王楊渥馳檄諸道欲與岐王李茂貞晉王李克用會兵討梁四方知其非誠實皆不應是時巨人見青城山夏六月鳳凰見萬歲縣黃龍見嘉陽江諸州各上言甘露白鹿白雀之瑞又會昌廟岸側穴中生四龜各三二寸背有金書王字大吉王遺書晉王請各帝一方晉王復書不許曰誓於此生靡敢失節秋九月王會將佐議稱帝皆曰大王雖忠于唐唐已亡矣此所謂天與不取者也判官馮

涓獨勸王以蜀王稱制王不從用安撫副使掌書記常

莊之謀帥吏民哭三日巳亥即皇帝位

按歐陽五代史劉恕十國紀年皆云

天復七年九月即位明年改元宋庠紀年通譜亦云天祐四年秋稱帝次年改元今從之若九國志則云此年七月即帝位明年改元蜀禱机則云天復七年僭即偽位改元武成薛史唐餘傳則云天祐五年建自帝于成都年號武成俱誤也

國號大蜀帝以卯年生至是丁卯即位左右

獻兔子上金牀之讖帝命飾金為坐詔蜀人以金德王

用承唐運辛丑以前東川節度使兼侍中王宗信為中

書令韋莊為左散騎常侍判中書門下事閬州防禦使

唐道襲為內樞密使

五代史作唐襲今從通鑑蜀檮杌

任知己潘峭為

宣徽南北院使鄭騫為御史中丞張格王鐸為翰林學

士周博雅為成都尹立次子秘書少監宗懿為遂王以

族子宗裕為太傅王宗侃為太保兼侍中以唐觀軍容

使嚴遵美為內侍監授唐室舊臣王進等三十二人官

爵有差又宋玘等百餘人咸見信用帝雖目不知書而

好與儒生談論頗解其理是時唐衣冠之族多避亂在

蜀帝禮而用焉使修舉政事故典章文物有唐之遺風

冬十月下詔改堂宇廳舍為宮殿其略曰帝君之居上
應辰象朝貢臻集華夏會同宮闕殿閣之深嚴臺省府
事之宏壯須分名號以美

一作正

觀瞻況我肇啓丕圖類

有嘉瑞允協上玄之貺式光萬世之基至于厨廡之標
題倉庫之曹列並宜從革用永維新遂以大衙門為宣
德門獅子門為神獸門大廳為會同殿毬場門為神武
門毬場廳為神武殿蜀王殿為承乾殿清風樓為壽光
閣西亭子廳為咸宜殿九頂堂為承乾殿會仙樓為龍

飛樓西亭門為東上閣門亭子西門為西上閣門節堂

南門為日華門行庫角門為月華門萬里橋門為光夏

一作門竿橋門為坤德門大東門為萬春門一作萬里春門小

東門為瑞鼎門大西門為乾正門小西門為延秋門北

門依舊大玄門子城南門為崇禮門一作中隔為神雀

門東門為神政門西門為興義門鼓角樓為大定門北

門為大安門中隔為玄武門昌橋為應聖橋舊宅為昭

聖宮堂為金華殿摩訶池為龍躍池摩訶池乃陳人設

蕭摩訶所開

廳為韶光殿

或作韶
光似誤

軍資庫為國計庫衙庫為內藏庫

衙內勑佑庫為齊天庫衙內雜庫為廣潤庫賞設庫為

常盈庫賞設行庫為殿前庫南倉為天富倉贍軍東庫

為左金藏庫北倉為太倉甲仗庫為天武庫舊三使院

為彰信門尚書省於舊使院置御史臺於府司置府城

為皇城使防城使司依舊兩馬步使為左右街使廂虞

候為街巡使後槽為飛龍廐客使為客省使樂營為教

坊使厨為御食厨戟門添置三十六戟神策營為糧料

司六軍為支計院成都府移於子城外從便處置立府
所司新西宅為天啓宮堂為玉華殿是歲遣官祭鹽井
玉女之神其神出半面享之初帝見裸體婦人于鹽井
告曰若當為吾國土地主富貴至矣故有是命

十國春秋卷三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十六百二

史部

十國春秋卷三十六

檢討吳任臣撰

前蜀二

高祖本紀下

武成元年春正月癸酉朔帝登興義樓有僧挾一目以

獻帝命飯萬僧報之學士

一作戶部侍郎

張格曰小人無故自

殘赦其罪幸矣不宜復崇獎以敗風俗帝乃止丁丑以

常莊為門下侍郎

一作吏部侍郎

同平章事辛巳郊祀天地壬

午大赦境內改元武成

赦文曰圖蓋方輿萬彙共資其覆載春生夏長四時不息于推

遷所以茂成歲功寧遂物性帝王取象文質遞興遵革故之令猷敷鼎新之至理朕上膺賸命俯徇樂推宗廟告虔孝思即展郊丘備禮嚴配式遵欽成享國之符允叶奉天之道祀羣咸秩有感必通雲龍方覩于在天雷雨須聞於作解且湯開三面延景祚六百餘年漢革五刑繼丕圖二十四世皆以恤辜宥罪勸善興仁特行滌蕩之恩用致洽平之化自唐朝運改土德數終初乃名冠以纒兵竟至遷都而滅國賢良塗炭朝市丘墟生人既失其所天大事須歸于有土遂至蠻缺瀝歎土庶傾心謂蜀都同章武之時兼漢嗣絕山陽之號共陳天命屬在朕躬一從踐位以來益軫臨深之懼每念生民塗炭刑政猶繁因告類於穹旻合流恩於屬縣紀年定厯既缺鴻名布澤行春式和均氣可大赦天下改唐天復八年為大蜀武成元年正月十日昧爽已前大辟罪已

下罪無輕重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見擊囚徒
常赦不原者咸赦除之惟十惡五逆屠牛鑄錢故意殺
人捏竄造印結聚徒黨逃走背軍令和毒藥私鹽茶麪
持伏行劫官典犯枉法贓賄兼逾身名冒受官爵圖圖
之內官吏用情致令寬濫不問有贓不在赦限左降官
不問罪輕重並與量移其有情無依蠹事不與邪者委
中書門下酌量矜貸使與矜復授官州縣典吏及諸色
人配流在遠已經懲斷者並宜釋罪放歸庶有軍人百
姓先因公事闕連逃避諸州縣鎮不敢歸還者亦任却
歸本貫所在不得勘問授撥朕自援旗誓衆仗鉞平戎
廓定封疆安保生聚克成帝業贊用武功每思將帥之
勞宜獎初終之効其在城及東川山南武定武信武泰
等道并兩路前軍諸鎮都頭節級將士等一時即位日
雖已各有頒賜既經大禮更示殊恩應都知兵馬使已
下至節級官健今有優給各有等第處分豫穡雖登黎
元未泰每于旦夕常所焦勞將漸致于昭蘇已累行其

矜放但念方屯師旅難闕賦征緣同切於人安宜共資其贍給自去年八月已後十月已前繼有指揮併調逋欠非無惠澤下及蒸人尚慮疲羸未息艱苦畿內諸州及諸州府應徵今年夏稅每貫量放二百文今年正月九日已前應在府及州縣鎮軍人百姓先因侵欠官中錢物或保累填陪官中收沒屋舍莊田除已有指揮及有人經管收買外餘無人射買者有本主及妻兒見在無處營生者並宜給還却據元額輸納本戶稅賦冬選之人例聞羈旅常思任用以救棲遲兼勸進官僚人數不少朕昨纔登寶位更布儆思或擢在班行或委之州縣凡選用畧盡搜羅其間或有謬結前銜妄稱入仕既未辨其真偽又可哀其困窮是用銓衡冀分玉石切在精研選士撫實推公自執規繩勿隨請託但曾經赴任委不取官不犯刑章又無贓污告赤圓備考課分明便仰依次注官銓司不得稽滯如有失墜告赤無以自明但有失墜時公憑及于本任官處取得文解者並准例

叅選然則自唐朝兵革之後踰濫尤多附勢力者未必有材抱孤直者或聞無位自今已後委有司博求幹濟慎擇端良諳熟吏途詳明法律先能潔已方可理人就中令錄之尤難切在銓衡之精選或有節度刺史上表論薦皆須審諸行事顯著才能保無苛虐之心方允奏陳之命如聞失舉必罪所知諸州府或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達於教化明於吏才政術精詳軍謀宏遠韜光待用藏器俟時或智辨過人或辭華出格或隱山林之跡或聞鄉里之稱仰所在州府奏聞當與量材叙用自唐室傾淪梁國篡奪上國俄成于茂草中原莫有其遺民三百年之大物一空數千里之生靈無主星辰既奈運祚俄遷指王氣之東沉聽頌聲之西起率土之黎老幼竟獻臣心滿朝之文武忠賢皆陳天意克隆基業合重獎酬應內外文武官等或賜功臣名號或與一子出身兼勸進官資以旌勛業並當靖有處分朕頃事唐臣常居親衛受藩鎮封崇之貴著冊書鍾鼎之勲至

于朝右公卿方面侯伯皆契忘家之誓俱同許國之誠其歿身王事之中遇禍賊庭之內言念及此痛憤良深應自僖宗朝凡在有功文武大臣顯忠孝者並委中書門下追贈仍搜訪骨肉量材錄用又在閬州起義之日應有隨駕大將効命功臣或邁疾以淪亡或當鋒而夭枉皆是捐軀為主臨難喪生殊功無日而暫忘遺烈千年而不泯並委中書門下抄錄次第各與追贈有子孫者特授官榮所冀澤被幽明仁霑存沒又自朕剖符之始分闡已來副予委用之心匡贊勲庸之士同共甘苦竭節輸誠推公不避于流言臨事唯思于盡瘁則有故武信軍節度使張琳故山南節度使王宗滌故茂州刺史張造故蜀州刺史李師泰故邛州刺史李簡故眉州刺史張勳故漢州刺史宗裕都知兵馬使劉璋奉禮蓋獲張全真張行立韓在田威等並宜追贈朕自臨蜀國寶庇齊民皆資先哲之威靈獲王故都之城邑方憑幽贊以永天休上谷玄功宜尊舊號先主昭烈皇帝宜委

中書門下追崇尊號

缺

備冊儀忠武侯諸葛亮別加美

謚追贈王爵應有名山大川靈祠聖跡皆豐凶所係水

旱是司並宜追贈公侯用酬立朕爰自統臨八國同

心諸藩部落首領已下宜差使臣各賜詔勅分物宣諭

其見在鴻臚禮院入朝藩客等各賜分物續有勅旨處

分刺史縣令身皆受寵職在分憂非惟効答于恩榮亦

在保全于終始將申保國只計安人其有徭役不均刑

法不中鄉縣凋弊稅賦逋懸必當分命使臣大明黜陟

若清廉可獎課績有聞或就轉官資或超加任用並舉

勸懲之命以彰悔過之名太倉及諸州縣受納斛斗並

仰太府寺准舊例校勘逐年給付所司除本分耗剩外

不得加一升一合致百姓積累逋懸如有故違必行朝

典其有外州遠縣官吏等輒徵估價並許百姓詣闕論

訴不計官職高卑並正刑名處分在京百司禁囚徒推

効業成皆招本罪本官詳斷只據所申倘陷深文便行

極法或恐推司人吏抑遏代書既不坐其本情實慮遭

其枉法自今後委御史臺常加覺察若有寬濫便具奏聞必當別遣推窮重行懲斷致理之源無先養老化民之本尤在卹孤或矜黃髮之年或念白華之節衰老者宜加卹孤惻者亦在撫安應國內有耆老年八十已上賜米二石九十已上賜米三石百歲已上賜米五石兼綿絹酒肉有差並仰所在長吏切加安存其有不幸者量與津置殯送仍撫其孤弱義夫節婦孝子順孫並加旌表門閭終身優假國之教化庠序為先民之威儀禮樂為本廢之則道替崇之則化行其國子監正令有司約故事速具修之兼諸州應有舊文宣王廟各仰崇飾以時釋奠應是前朝舊制或有開國新規制勅之所未該教化之所未備或刑法不中或倫序有乖則諫臣不可不言宰執不可不奏且謗木之設本俟諍臣匭函所收先覽寬狀所以凡閏利病恙要聞知自今以後或事有便宜理非允當並須旋具論奏共議改更必當留折檻以旌賢無或懼觸鱗而避事應南郊行事亞獻終

獻攝事行禮官吏等改轉優賜並候績勅處分應飛龍
開廐內作器仗諸雜工巧黃衣三衛四色細仗掌扇黃
鍾典彭等亦各委所司分析姓名申奏當議優賞駙馬
都尉普恩之後仍各賜一子八品正員官敕內有未該
恩例及合條事件各仰所司啓請施行開國之初既勤
行于德惠改元之後尤企望於樂推惟是革弊從新去
華務實有利于民者不得不用有害于政者不得不除
公平必致于民安富庶自成于國霸恩雖不愆法且無
私赦宥者各仰自新釐革者皆宜共守俾從滌蕩永致
清平敢以赦前該恩事相告者以其罪罪之挾藏軍器
亡命山澤百日不前復罪如初赦書准日
行五百里仍付所司牒至准賜勅故牒

二月甲辰以

張格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帝謂曰不恃權不行私惟
至公是守宰相之事也格為相輒迎合主意勝已者必

以計排去之以王宗佶為太師罷政事宗佶於帝假子為最長恃功驕恣多樹黨友帝心惡之故罷甲子我兵入歸州執梁刺史張瑋三月癸巳王宗佶既罷相怨望陰畜死士謀作亂上表以為臣官預大臣親則長子國家之事休戚是同今儲貳未定必生厲階陛下若以宗懿才堪繼承宜早行冊禮以臣為元帥兼總六軍倘以時方艱難宗懿冲幼臣安敢持謙不當重事陛下既正位南面軍旅之事宜委之臣下臣請開元帥府鑄六軍

印征戍徵發臣悉專行太子視膳於晨昏微臣握兵於
環衛萬世基業惟陛下裁之帝隱忍未發會唐道襲以
語激帝怒己亥宗佶入見辭色悖慢帝再諭之不退叱
衛士撲殺之貶其黨御史中丞鄭騫為維州司戶衛尉
少卿李綱為汶川尉皆賜死於路夏五月遣將將兵會
岐兵五萬攻梁雍州晉張承業亦將兵應之六月丙辰
梁將劉知俊及祐國節度使王重師大破岐兵於幕谷
我兵及晉兵皆引歸是月立遂王宗懿為皇太子羣

臣上帝尊號曰英武聖皇帝灌州奏武部郎中張道古

卒秋七月騶虞見武定八月丙子冊立皇后周氏冬十

月立後宮張氏為貴妃徐氏為賢妃其妹為德妃庚戌

講武於星宿山步騎三十萬是歲帝以降生日為壽春

節諸僧進辟支佛牙道士獻武成混元圖

佑聖國師光業道門威儀

楊德輝是日以此事相朝詔重建百神廟於梓潼縣先是唐大將軍

吳行魯置百神之廟于路側已而燬於火及帝登極夢

神大求祠宇遂有是命

武成二年秋七月梁平淮指揮使李洪自立為襄州留
後以附於我房州刺史楊虔亦舉城來附八月命皇太
子宗懿判六軍創天武神機營開永和府妙選朝士為
僚屬辛酉梁均州刺史張敬方克我房州以御史中丞
王鐸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九月丁酉梁將陳暉陷襄
州城執我降將李洪楊虔送洛陽殺之冬十月甲子司
天監胡秀林獻永昌曆詔行之冬十二月蜀州刺史王
宗弁稱疾罷歸杜門不出是歲廣都嘉禾合穗昌明縣

道士李懷杲謀亂伏誅

武成三年春三月皇太子與內樞密使唐道襲有隙互訴于帝帝恐其交惡乃以道襲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同平章事道襲薦宣徽北院使鄭頊為內樞密使頊受命日即欲按道襲昆弟盜用內庫金帛道襲懼奏頊褊急不可大任丙午出頊為果州刺史以宣徽南院使潘炕為內樞密使夏五月岐王李茂貞求巴劍二州帝曰吾奉茂貞勤亦至矣若與之地是弃民也乃以綠茶布帛

七萬與之六月下詔勸農桑曰昔劉先主入蜀武侯勸其閉關養民十年而後舉兵震搖關內朕以猥眇托居人上爰念蒸民久罹干戈之苦而不暇力於農桑之業今國家漸寧民用休息其郡守縣令務在惠綏無侵無擾使我赤子樂於南畝而有豳風七月之詠焉六月癸亥漢州刺史孟彥暉奏金龜徑寸遊於西湖蓮葉之上畫圖以聞秋七月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韋莊卒八月洵陽水中有龍五十如牛馬驢羊之形行入

漢江五色相間冬十月麟見壁州十一月更皇太子宗懿名曰元坦庚戌封從子宗鑑為昌王族子宗壽為嘉王假子宗範為夔王宗翰為集王諸皇子宗仁為普王宗輅為雅王宗紀為褒王宗智為榮王宗澤為興王宗鼎為彭王宗傑為信王宗衍為鄭王追封族子宗裕為通王十二月庚午以御史中丞周庠戶部侍郎判度支庾傳素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辛巳大赦改明年元曰永平是歲檄涪井土刺史羅元楚申飭監務

永平元年春正月丙戌朔日食

李昊蜀書作丁亥朔日食今從梁太祖實錄

初帝女普慈公主嫁岐王從子秦州節度使李繼崇已而遣宦者宋光嗣以絹書言繼崇驕矜嗜酒醉害賢良民心思亂願歸侍省免死危邦帝亟召公主歸寧辛亥公主至成都帝留之不遣始與岐絕三月岐王聚兵臨東鄙帝謂羣臣曰自茂貞為朱溫所困吾常振其乏絕今乃負恩為寇誰為吾擊之兼中書令王宗侃請行帝以宗侃為北路行營都統以兼侍中王宗祐太子少師

王宗賀山南節度使唐道襲為三招討使左金吾大將軍王宗紹為宗祐之副帥步騎十三萬伐岐壬辰宗侃等發成都旌旗數百里夏四月乙卯朔岐兵寇興元唐道襲擊却之五月帝如利州命皇太子監國六月癸丑朔至利州諸將擊岐兵屢破之秋七月帝西還留御營使昌王宗鑑屯利州八月庚申朔帝至于成都甲子岐王使劉知俊李繼崇將兵擊我乙亥王宗侃王宗賀唐道襲王宗紹與之戰于青泥嶺我師敗績馬步使王宗

浩奔興州溺死于江道襲奔興元先是步軍都指揮使
王宗綰城西縣號安遠軍至是宗侃宗賀等收散兵走
保其地知俊繼崇追而圍之衆議欲棄興元道襲曰無
興元則無安遠利州遂為敵境矣吾必以死守之帝以
昌王宗鑑為應援招討使定戎團練使王宗播為四招
討馬步都指揮使將兵救安遠軍壁於廉讓之間與唐
道襲合擊岐兵大破之於明珠曲明日又戰於鳧口斬
其成州刺史李彥琛九月築柳堤冬十月帝如利州以

援宗侃等命皇太子監國決雲軍虞候王琮敗岐兵執其將李彥太俘斬三千五百級乙卯捉生將彭君集破岐二寨俘斬三千級王宗侃遣裨將林思諤自中巴間行至泥溪見帝告急帝命開道都指揮使王宗弼將兵救安遠及劉知俊戰于斜谷破之十一月太保中書令周德權卒壬辰王宗弼敗岐兵於金牛拔十六寨俘斬六千餘級擒其將郭存等丙申昌王宗鑑王宗播敗岐兵於黃牛川擒其將蘇厚等丁酉帝自利州如興元援

軍既集安遠軍望其旗宗侃等鼓譟而出與援軍夾攻
岐兵大破之拔二十一寨斬其將李廷志等己亥岐兵
解圍遁去唐道襲先伏兵於斜谷邀擊又破之庚子帝
西還十二月丁巳帝至成都羣臣加上尊號曰英武睿
聖光孝皇帝加皇后尊號曰昭聖皇后是歲始作新宮
命集四部書選名儒專掌其事以內樞密使潘炕為武
泰軍節度使炕從弟宣徽南院使峭為內樞密使鑄永

平元寶錢

錢文自上至右順行
後通正等錢皆同

永平二年春正月羣臣又加上尊號曰英武睿聖神功
文德光孝皇帝封漢張魯為扶義公諸葛亮為安國公
二月

缺

朔帝幸龍華禪院召僧貫休坐賜茶藥綵段

丁巳梁遣光祿卿盧玘閣門副使少府少監李元來聘

通鑑作正月辛酉今從

五代史梁太祖本紀

推帝為兄書曰夫唐虞致治遵

禪讓之明文湯武開基允人神之至願必有神器是膺
皇圖況古今迭代之期英傑興隆之數莫不上闢天命
下順人心啓王霸之宏基為子孫之大計咸遵軌轍並

載簡編且念與皇帝八兄頃在前朝各封異姓土茅分
裂皆超將相之尊魚鴈往來久約弟兄之契懽盟甚固
功業相推俄隔絕于音塵止因緣于間諜以至時衰土
德運應金行雖手足胼胝粗平多難而星辰符瑞謬付
厥躬當百辟之羣情拯四方之積患受都河洛用荅乾
坤尋聞皇帝八兄奄有西陲盡朝三蜀別尊位號復統
高深一時皆賀於推崇兩國願通於情好徵曹劉之往
制各有君臣追楚漢之前蹤常分疆宇所冀同清華夏

俱活生靈載籍具存恢張無爽去歲密聞風旨遐慰寤
思憤岐隴之猖狂逼褒斜之封徼欲資牽制用速掃除
遂委永平軍節度使劉鄩

全蜀藝文志作劉闢
今從錦里耆舊傳

特遣行

人先道深意旋已徑差精甲將擊妖巢合數鎮之驍雄
鼓六師之威勢尋聞退遁殆至滅亡允諧犄角之謀尤
得輔車之利近併覽同華奏報皆進呈褒祥書題具悉
事機良多歎沃今專馳卿列備達衷懷重論金石之交別
卜塤簎之分山河共永日月長懸瞻佇好音言不盡意

別幅云馬一十匹計紅耳叱驃馬一匹金玉鬧裝四垂
鞍轡一副紫叱驃馬一匹白玉裝鞍轡一副白驃馬一
匹金鍍鬧裝鞍轡一副烏叱驃馬一匹金鍍龍鳳五垂
銀鞍轡一副烏叱驃馬一匹金鍍銀鬧裝鞍轡一副白
驃馬一匹金鍍銀鬧裝鞍轡一副青叱驃馬一匹裏花
五垂銀鞍轡一副青叱驃馬一匹陷金玉五垂鞍轡一
副驃叱驃馬一匹金鍍鬧裝五垂銀鞍轡一副紅耳叱
驃馬一匹金鍍五垂鬧裝銀鞍轡一副又玉犀腰帶雜
物等計黃排方珮琳腰帶一條頭尾順缺十二事通牡
丹犀排方腰帶一條頭尾順缺十二事金香一十斤麝
香五十劑犀一十抹琥珀二十斤玳瑁二百斤金稜琉
璃枕十隻銀稜秘色鈔鑼二面金花銀裏龍鳳儀注
花渾銀裏龍鳳儀注檀四條金花銀裏龍鳳儀注檀
十條金銅甲二副并副膊兜鍪全又藥物十三味計茯
苓一十斤茯神一十斤酸棗仁五十斤玉鹽五斤新羅
人參一十斤牛膝一十斤枳殼一十斤五味子五斤赤

箭一十斤鹿茸一十對顆棗一千枚羚羊角五對牛黃一百銖開右件藥物等或來從燕市或貢自炎方或馨香能助于熏爐或華妙可資于寶玩光涵星斗藥有君臣願申兩國之情重固千年之約愧非緝禮粗達深衷特希檢留是月尚食使歐陽柔治田令攷故第穿地得幸甚謹白

玉璽以獻其文曰有德承天其祚永昌初令攷盜唐國寶至蜀而瘞之至是為柔所得三月詔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張格編纂開國以來寶錄夏四月維州羌董琢反遣保鑾軍使趙綽討平之五月劍州木連理丙寅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王鎔罷為兵部尚書己丑大赦境內六

月麟見文州遣梁使盧玘等還汴帝答梁主書曰大蜀

皇帝致書于大梁皇帝閣下竊念早歲與皇帝共逢昌

運同事前朝俱榮倚注之恩並受安危之寄豈期王室

如燬大事莫追橫流泛灩於八方衰釁凌闕於九廟此

際與皇帝同分茅土共統邦家扶危者力既不宣握兵

者計無所出建忝列同盟之分幸居平蜀之功所宜治

兵甲以固封疆聚征賦以修進貢望皇使而經年不至

指雲鄉而就日無期遠聞皇帝應天順人開基立極拯

生靈於塗炭示恩信於豚魚東南之王氣咸歸河洛之
殊祥畢至四門盡闢百度惟貞竟無意於興邦止施仁
而濟物以此內量分限不在經綸七十州自可指揮八
千里半因開拓遂至萬民叶議八國來朝爰徵史冊之
文亦有變通之說且東漢亂離之後三國齊興西州微
弱之時六雄競起俱非恃強逼禪皆以行道濟時雍容
於揖讓之前輕重於英雄之內况西蜀開山之國燒棧
為謀稱雄雖處于一隅避缺曾安于二帝鼎峙之規模

尚在山呼之氣象猶存永言梁蜀之歡合認弟兄之國
今蒙皇帝遠尋舊好專降嘉音俱無間諜之嫌再叙始
終之約疑慮則春冰共泮開通則東海可歸光榮遽被
于子孫暢遂咸敷于朝野今則盡焦勞而勵已用勤儉
以帥賢常瞻偃草之風以繼用天之道又蒙厚加賜貺
別降珍奇十驥聯鑣六龍並駕稱德曾參於萬乘呈才
皆過於千金載觀戀主之心益勵懷恩之志寶帶輟異
方之貢名香加遠國之琛奇鋒利逾於雪霜雅器價齊

于金玉入用多慙于未識捧持方喜于初觀望恩而一日三秋仰德而跬步千里自此榮遵天路繼遣星槎緘章不候於飛鳶裂帛豈勞於繫鴈忻榮慰喜併集此時敬以專使盧卿等回略陳所志幸望開覽

又謝信物等曰石件鞍馬

及腰帶甲冑槍劍麝臍琥珀玳瑁金梭梳越瓷器并諸色藥物等皆大梁皇帝降使賜貺雕鞍撼玉堅甲爍金十圍希世之珍六轡絕塵之用槍森蛇擗劍耀龍鋒金梭含寶梳之光秘色抱青瓷之響上藥非蜀都所紀名香從外國稱奇遠有珍華並由惠好顧酬謝而增媿仰渥澤以難勝捧閱品名實慚祇受是月梁主

晃為其子友珪所弑秋八月漢州什邡縣獲古銅牌一

蜀檮杌作銅牌

石記今不從

上有王建王元膺以下六十二字

歐陽史云

有文二十餘字今從五國故事及全蜀藝文志

縣民郭迥持以獻帝改什邡縣

曰通計更太子元坦名曰元膺字昌美以符銅牌膺昌

之文

歐陽史云建以為符識因取以名其諸子今不從○又通鑑載此事在七月今從蜀檮杌繫于八月

之識者曰膺者胸也胸者凶也非為吉兆帝以元膺年

少又命學士為文誠之曰吾提三尺劍化家為國親決

庶獄人無枉濫恭儉畏慎勤勞慈惠無一事縱情無一

言傷物故百官吏民愛朕如父母敬朕如天地汝襁褓

富貴不知創業之艱難更汝之名上應圖讖勿驕勿矜
勿盈勿忌惟敬惟誠惟謙惟和內睦九族外安百姓赤
心待羣臣恩信愛士卒刑罰人之命也無徇愛憎奸邪
國之賊也無信讒搆絕畋遊之娛察聲色之禍然後能
保我社稷君我民臣吾蚤莫戒勗恐汝遺忘當置於几
案出入觀省九月辛巳改劍南東川曰武德軍十二月
黃龍見富義江又見大昌池戊寅行營都指揮使王宗
汾攻岐文州拔之守將李繼夔走是時升雲安監為安

州詔行正象厯

永平三年春正月麟見永泰二月壬午大赦丙申唐道
襲自興元歸復為樞密使皇太子元膺廷疏其惡以為
不應復典機要帝不悅庚子以道襲為太子少保是月
梁朱友珪伏誅均王友貞立于大梁更名瑱夏四月以
兵部尚書王鎔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遣將作監李紘
如梁弔喪印文曰大蜀入梁之印

先是盧玘來聘其印
文曰大梁入蜀之印

特刻印
以報之

五月騶虞見壁山有二鹿隨之是月天狗墮于

成都鷄鳴時有聲如雷電光流數丈或明或滅占曰其

下殺萬人

二十三日丑時

六月丙子以道士杜光庭為金紫光

祿大夫左諫議大夫封蔡國公進號廣成先生秋七月

丙午皇太子元膺召諸王大臣宴飲集王宗翰內樞密

使潘峭翰林學士承旨毛文錫不至丁未太子入白于

帝帝命逐峭文錫以前武泰節度使兼侍中潘炕為內

樞密使會唐道襲誣太子作亂徵兵入宿衛太子帥徐

瑤常謙等攻道襲于清風樓下遂至城西斬之帝召兼

中書令王宗侃王宗賀前利州團練使王宗魯發兵討

亂陳於西毬塲門兼侍中王宗黯自大安門梯城而入

與瑤謙戰于會同殿前瑤敗死

按十國紀年丁未元膺令軍使喻全殊帥天武

兵自衛戍申徐瑤常謙及左大昌軍使王承燧等各帥所部兵奉元膺攻唐道襲道襲自私第被甲乘馬過王

宗賀門邀之宗賀曰兵起無名且不奉詔公宜緩行元膺遣天武將唐據帥親兵逐道襲至城西斬之又歐陽

史云元膺召大將徐瑤常謙率兵出拒襲與襲戰神武門襲中流矢墜馬死又九國志曰建將七夕出游先一

日元膺召諸軍使及諸王宴飲邸第中且議七夕從行之禮而集王宗翰等不至詰朝元膺入白建曰潘峭毛

文錫離間兄弟將圖不軌又曰及聞唐襲徵兵乃遣伶官安悉香諭軍使全殊率天武甲士以自衛明日徐瑤

常謙與懷勝軍使嚴璘等協謀以所部兵挾元膺以逐唐襲又曰建急召宗侃宗賀及諸軍使令以兵討寇乃逐唐襲至城西斬之盡殺屯營兵又自大安門登陴已入攻瑤謙等三書都有異同今從司馬氏通鑑

西太子為衛士所殺詔追廢太子元膺為庶人庚戌贈唐道襲太師諡忠壯復以潘峭為內樞密使冬十月潘炕請立太子賢妃徐氏及飛龍使唐文展宰相張格合謀立鄭王宗衍甲午立宗衍為皇太子受冊畢潘炕以朝廷無事稱疾請老許之國有大疑仍遣使就問是歲白龍見邛州江又犀浦縣田中有小龍一青黑色剖為

兩片尋失去

永平四年春正月丙子命皇太子判六軍開崇勲府

蜀檮

杙作崇賢府
今從通鑑

置僚屬後更名天策府荆南兵寇夔州刺

史王成先擊却之時鎮江節度使嘉王宗壽鎮忠州成
先請甲宗壽但以白布袍給之成先帥之逆戰渤海王
高季昌縱火舟焚浮橋招討副使張武舉鐵絙拒之舟
不得進會風反荆南兵溺死者甚衆渤海王乘小舟而
遁成先密遣人奏不給甲之狀宗壽獲其人召成先斬

之夏四月帝徙鎮江軍治夔州秋八月武泰節度使王

宗訓鎮黔州貪暴不法擅還成都庚辰宗訓入見多所

邀求帝命衛士毆殺之戊子以內樞密使潘峭為武泰

軍節度使同平章事翰林學士承旨毛文錫為禮部尚

書判樞密院或勸帝乘夏秋江漲決峽堰以灌江陵文

錫固諫以為不可帝乃止九月帝幸寶曆寺后妃皆從

是日重陽節宮女四人為僧所匿明日得於民家與僧

二十二人同斬龜化橋下冬十月前內樞密使潘炕卒

十一月麟見昌州乙巳長和驃信鄭仁旻入寇黎州帝遣夔王王宗範兼中書令王宗播嘉王宗壽為三招討

以擊之丙辰敗之于潘倉嶂斬其清平官趙嵯政壬戌

又敗之于山口城十二月乙亥破其武侯嶺十三寨辛

巳又敗之于大渡河俘斬數萬級

錦里耆舊傳云殺退溺河者不知其數歸

降者三千餘人斬獲坦綽布變清平官等收奪器甲馬牛軍資財用八千餘事

宗範將作浮梁

濟河帝召令還成都癸未興州刺史兼北路制置指揮使王宗鐸攻岐階州及固鎮破細砂等十一寨斬首四

千級甲申指揮使王宗儼破岐長城等關四寨斬首二

千級是時大足縣南產龍馬日行千里

後因名其地為藏馬巖

永平五年春正月己亥帝御得賢門受蠻俘大赦初黎

雅蠻劉昌嗣郝玄鑒揚師泰號調金堡三王名雖內屬

而潛通南詔

即長和蠻

為之訶導帝數以漏泄軍謀斬于成

都市毀調金堡自是南詔不復犯邊秋九月以兼中書

令王宗綰為北路行營都制置使兼中書令王宗播為

招討使攻秦州兼中書令王宗瑤為東北面招討使同

平章事王宗翰為副使攻鳳州冬十一月己未夜宮中火
自得成都以來寶貨貯于百尺樓悉為煨燼諸軍都指
揮使兼中書令王宗侃等率衛兵入救帝閉門不內庚
申旦火猶未熄帝出義興門見羣臣命有司斂太廟神
主分巡都城言訖復入宮閉門將相皆獻帷幕飲食壬
戌大赦己巳王宗翰引兵出青泥嶺克固鎮與泰州將
郭守謙戰于泥陽川我兵敗退保鹿臺山辛未王宗綰
等敗秦兵於金沙谷擒其將李彥巢乘勝趨秦州王宗

鐸克階州降其刺史李彥安甲戌宗綰克成州擒其刺

史李彥德我軍至上染坊秦州節度使李繼宗遣其子

彥秀奉牌印迎降

鑑戒錄云遂迎駙馬及降無敵王劉知俊并戰將郭守遷郭守存聶瑄孫

禮陳彥詞毛昌業邵雲等五十餘員馬三千餘匹兵士九千戶六萬悉歸于蜀

宗綰入秦州表

排陳使王宗儔為留後是時梁叛將劉知俊在岐攻邠

州半歲不克聞秦州已降知俊妻子皆遷成都隨解圍

還鳳翔夜帥親兵七十人斬關而出庚辰奔于我軍

十國紀年

云知俊奔秦州庚戌來降今從通鑑

宗綰自河池兩當進兵會王宗瑤攻

鳳州癸未克之我于是有秦鳳階成四州之地十二月
丁未帝御大安門受秦鳳階成之俘大赦境內改明年

元曰通正置武興軍於鳳州割文興二州隸之以前利
州團練使王宗魯為節度使時大霖雨帝禱于奇相之
祠震蒙氏女竊黃帝玄珠沈江而死為此神是歲起壽
昌殿於龍興宮繪帝象於壁又起扶天閣繪諸功臣象
通正元年春正月以李繼崇為武泰軍節度使兼中書

令隴西王梁遣使來聘

太平廣記梁祖使封舜卿聘于
蜀時岐陽睚眦關路不通遂泝

漢江而上路出全州全帥致筵于公署舜卿素輕其山川多所傲睨及執筭索令曰麥秀兩岐伶人駭為未聞以他曲代之舜卿搖首曰不可又再呼麥秀兩岐主人慙怒扶其樂將次至漢州伶人已知全州事憂之及飲會又曰麥秀兩岐如是三呼不能應有樂將王新殿前曰畧乞侍郎一唱舜卿唱未遍已入樂工之指下矣其樂工白師曰此是大梁新翻西蜀未有請寫譜一本飛遞入蜀具言經過二州事洎舜卿至蜀長吹麥秀兩岐于殿前施芟麥之具引數十輩貧兒縑縷衣裳挈筐籠而拾麥仍合聲唱其詞悽楚舜卿慚恨而退及復命歷梁漢安康等道不敢更言兩岐字

二月翰林學士庾傳昌卒三月弘農

郡王晉暉薨鑄通正元寶錢秋八月以王宗綰為東北面都招討武信節度使劉知俊為第一招討天雄節度

使王宗儔為第二招討匡國軍使唐文裔為第三招討
將兵十萬出秦州以伐岐建文思殿命清資五品正員
官購羣書實之以內樞密使毛文錫為文思殿大學士
黃龍見大昌池九月庚申新宮成在舊宮之北冬十月
甲申宗綰等出大散關大破岐兵俘斬萬計遂取寶雞
己丑宗播等出故關至隴州庚寅岐保勝節度使李繼
安帥其衆二萬棄隴州來奔我兵進攻隴州以繼安為
西北面行營第四招討知俊會宗綰等圍鳳翔岐兵不

出時大雪帝召知俊等軍還成都復李繼安姓名曰桑
弘志以唐文裔為天雄軍節度使鎮秦州己亥大赦十
二月戊申再大赦改明年元曰天漢國號大漢以廣成
先生杜光庭為戶部侍郎是歲有大禿鶯鳥翔于摩訶
池上或云即鷓鴣又溝港城隍悉開白蓮花識者以為
不祥

天漢元年春正月封張儀為昌化王張飛為靈應王鄧
艾為彰順王鑄天漢元寶錢夏五月祀黃帝於南郊翼

日祀地祇於方丘六月賜百官飛雪丸是月導江令黃

璟奏天大雷雨江神忽成巨堰羣臣入賀

杜光庭賀牋曰伏覩導江

縣令黃璟奏六月二十六日江神移堰事伏以大禹濬江發洪源于龍冢李冰創堰分白浪于龜城道彼靈津資乎民用而涸脰泛肩之誓表則有常若懷山沃日之灾崩騰難制立虞墊溺必害蒸黎昨者夏潦勃興狂波未息顧岷江之下瀨便逼帝都當灌口之上游遽彰神力於是震霆業地白雨通宵驅陰兵而鼓譟連天簇靈炬而熒煌達曙迴山轉石巨堰俄成浸涌頓減於京江奔蹙盡移於硤路仰由聖感仍假英威見天地之合符睹神明之致祐編于簡冊冠秋七月庚戌以桑弘志為西彼古今叨奉獎私弘增并躍

北面第一招討王宗宏為東北面第二招討己未以兼中書

令王宗侃為東北面都招討武信節度使劉知俊為西北
面都招討八月庚寅貶司徒判樞密院事毛文錫茂州
司馬流其子司封員外郎詢于維州籍沒其家貶文錫
弟翰林學士文晏為榮經尉罷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同
平章事庾傳素為工部尚書以翰林學士承旨庾凝績
權判內樞密院事先是飛龍使唐文宸居中用事張格
附之與文錫爭權會文錫將以女適傳素子宴親族于
樞密院用樂不先表聞帝聞樂聲怪之文宸從而譖焉

故有是命冬閏十月戊申以庾凝績為吏部尚書內樞
密使十一月丙子朔日南至祀昊天上帝於圜丘大風
拔木幙帷皆裂劉知俊既為都招討使諸將皆舊功臣
多不用知俊命故伐岐無功帝陰忌其才唐文展又數
毀之因誣以謀叛十二月辛亥斬知俊于炭市癸丑大
赦改明年元曰光天是歲戎州蠻胡連等反七州捕盜
使王球討平之

光天元年春正月乙亥朔大赦復國號曰蜀鑄光天元

寶錢皇太子宗衍嗜酒色遊戲帝嘗自夾城過聞太子與諸王鬪雞擊毬喧呼之聲歎曰吾百戰以立基業此輩其能守乎由是惡張格而賢妃為之內主竟不能去二月癸亥信王宗傑暴薨宗傑有才畧屢陳時政帝內懷廢立意其死也帝深疑之三月西域番僧滿多三藏來遊峨眉山旋歸西國夏四月癸卯朔立皇子宗平為忠王宗特為資王岐王復遣使求好于我有狐見寢室鵠鷗鳴于帳中是時峨眉山婆羅花色盡白五月召北

面行營招討使兼中書令王宗弼回成都以為馬步都
指揮使帝自永平末得疾昏瞶至是增劇以宗弼沉靜
有謀故召還文州進白鷹茂州進白兔羣臣議曰陛下
本命為兔鷹兔相刑未可並處請退鷹留兔帝疾必痊
不從乙亥帝召大臣入寢殿示手書曰朕比遭亂離以
干戈定秦蜀賴卿等忠勤夾輔遂正名號奄有神器兢
兢業業懼不負荷幸賴天地之靈廟社之貺方隅底定
民黎樂康二氣叶和五穀豐稔然萬幾之大夙夜勤勞

邁此篤疾藥石勿救太子雖幼有賢德次不當立卿等
固請于外妃后篤愛朕未能違立為儲君勉力匡襄無
墜我邦家之休命又謂曰太子若不堪大業當置諸別
宮幸勿殺之王氏子弟諸公可擇而輔也徐妃兄弟止
優以俸祿勿令掌兵以速其禍時唐文宸久典禁兵欲
乘變去諸大臣遣人守宮門王宗弼等三十餘人日至
朝堂不得入會文宸黨內皇城使潘在迎洩其謀于宗
弼宗弼等排闥入言文宸之罪以天策府掌書記崔延

昌權判六軍事召皇太子入侍疾丙子貶文辰為眉州
刺史翰林學士承旨王保晦坐附會文辰削職流瀘州
丙申詔中外財賦中書除授諸司刑獄案牘悉委庾凝
績處分都城及行營軍旅之事委宣徽南院使宋光嗣
主之丁酉奪文辰官爵流雅州辛丑以宋光嗣為內樞
密使與兼中書令王宗弼宗瑤宗綰宗夔並受遺詔輔
政初帝因唐制置樞密使需用士人及文辰得罪帝以
諸將多許州故人恐不為幼主用故以光嗣代之自是

宦者始用事六月帝復病痢痛楚日坐錦囊中壬寅帝病中顧左右曰朕見百姓無數列牀前詔曰重賦厚斂以至傷害而死今已得訴于帝矣朕實不知下民如此

今若之何

按五國故事蜀中每三月為蠶市至時貨易畢集闐闐填委建嘗登樓望之見鬻桑者不

一顧左右曰條桑甚多儻稅之必厚獲利由是言出于外民懼盡伐其桑柘焉此亦重賦厚斂之一端頃

之帝殂時梁貞明四年也一日帝疑信王暴死徐妃及

張格陰使尚食進雞燒餅帝中毒而逝

北夢瑣言云曹處琪言建疑信

王暴卒唐文宸與徐妃張格使尚食進雞燒餅因寘毒按劉恕据舊史貶文宸後二十七日蜀主始殂孫氏之

言似
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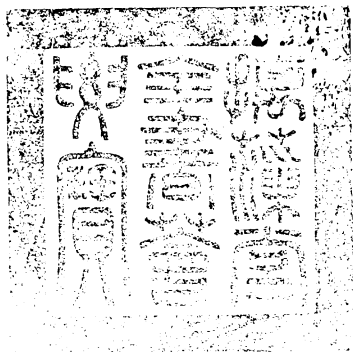
帝故武人而雅好儒臣禮遇有加居恒謂左右曰

吾為神策軍將時宿衛禁中見天子夜召學士出入無
間非將相可及今我思顧比當時裁十分之一耳又自
奉雖儉素頗性愛整潔有西川衛前軍將李思益者衣
服鮮麗左右咸怪之帝曰思益要為我光揚軍府隨與
江貨場勾當以助衣裝之費嘗於作院見匠人裹小朵
帽子前如鷹觜後露腦枕即命截去其帽又或登樓見
行人戴襪鞬蓆帽輒鄙之曰破頭爛額是何佳事其好

尚多此類也在位十二年年七十有二謚神武聖文孝
德明惠皇帝廟號高祖葬永陵

論曰先主負驍雄之資奮不世出之畧智驅田陳力併
揚顧北問罪于岐隴南禦侮于長和功綦茂矣而釁起
蕭牆戮及嗣子何遇之酷也卒之艷妻方處母愛子抱
舍長立少不再傳而失國豈所稱貽厥孫謀以燕翼子
者乎嗚呼廢立之際顧不重與

十國春秋卷三十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朱攸

膳錄監生臣孟錫山